

历代政论文选译丛书

先秦
政论文选译

熊宪光 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先秦政论文选译

XIANQIN ZHENGGLUNWEN XUANYI

《历代政论文选译》丛书

先秦政论文选译

熊亮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44,000

1987 年 6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6,000

统一书号: 10186·710 定价: 1.55 元

前 言

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堪称源远流长。这个源头，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钟鼎铭文，但那不过是片断的文辞，不成篇章。中国古代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说的散文集是《尚书》，“《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刘知几《史通·六家》）这就是说，其主要内容不外乎政府的文告，主上的誓言，君王的命令，贵族的诫词。而“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唯有到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适应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各国政治、外交、军事活动的需要，才出现了散文的繁荣，产生了结构谨严的历史散文和雄放奇骏的诸子散文，盛况空前，异彩纷呈。从片断的文辞到语录体再到较为系统完整的记事和议论，先秦散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清人章学诚指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如果就散文发展的历史而论，战国时期

是它形成、发展、渐趋成熟的重要阶段；而如果就作品本身而言，则无妨说它是散文的一个黄金时代。因此，本书中的文章即大多选自战国时期的著作。

我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之一是长于议论，从《尚书》的片语到《论语》的“微言”，都体现了这一特色，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那些大开大合、纵横驰骋的雄文宏论了。然而先秦时期毕竟是我国文学的童年时代，当时的作品虽为后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难免带上早期文学的不够成熟的特点。那时候，文学、史学、哲学尚未“分家”，一篇之中，杂然并陈；内容如此，文章形式亦然。即以体裁而论，就往往是各类形式兼容并存于一书之中。文体是人类长期创作实践的产物，它也必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发展。章氏所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并非指这时的文章已把后世的各类文体包罗无遗，而只是意味着它们成熟的条件大体具备，只待进一步发展而已。

正如先秦文学是后世文学的开端，先秦政论文也是后世政论文的滥觞。不过，先秦时期堪称“纯粹”的政论文实在寥寥，然而洋溢着政论色彩的文章却不少见。这是因为，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异常密切，文章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就不能不涉及政治。而且，据《韩非子·五蠹》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尽管这里的记载不无夸张，但我们由此也可窥知，当时的人民群众普遍对政治表示关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先秦散文中，会有那么多极富政论色彩的篇章了。

先秦政论文在内容上的第一个特点是思想解放，畅所欲言。无论君训臣下，臣说国君，师生对答，彼此辩论，大都敢想敢讲，似乎无所顾忌。就本书选文而言，如盘庚义正辞严地训斥臣下，周公苦口婆心地告诫成王，师旷剖切入理地论卫人出其君，孟子不厌其烦地说梁惠王，以及孔子、子路师生之间的批评答问，公孙鞅与甘龙的互相辩难等等，都莫不如此。勇于争鸣的活跃气氛在战国时期最为突出，因为那时候，王纲解纽，天下大乱，“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尚未确立，各种思想都可以任其发展。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生动局面。正如班固所道：“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随着秦始皇的统一天下，“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这种思想活跃、竞起争鸣的局面也就不可避免地结束了。

先秦政论文在内容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大胆抨击现实，切中时弊，富有可贵的批判精神。无论史家之笔，策士之辞，诸子之说，都善用解剖刀一般锐利的笔锋，深刻地剖析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其锋芒所向，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那种粉饰现实、讴歌承平的谀佞之文几乎是看不到的，这充分体现了先秦政论家们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可贵精神。从本书的选文中，我们不难看到那个时代政治的混乱，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苦难。它们象一面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

的各个侧面，对后代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

不满中即含期待，批判中必存向往，先秦政论家们在指斥现实的同时，大胆地直陈政见，畅论理想，这正是先秦政论文在内容上的第三个特点。所谓“崇其所善”，就意味着提出自己的主张，宣扬本派的学说，维护自身的利益，描绘理想的境界。尽管他们的论说有的不免逆时代潮流而动，有的则属脱离现实的空想，但也确有不少在当时和后来都起过重大政治影响的明达之论，闪耀着不可磨灭的思想光辉。先秦政论家们虽然大多“各引一端”，驰说横议以“取合诸侯”，但他们那种忠于自己的理想，坚定执著地为捍卫和推行自己的主张而孜孜为说的进取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艺术形式方面，先秦政论文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值得一提。一是重在立意，质而不文；二是“深于比兴”、“深于取象”（《文史通义·易教下》）。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序》中指出，那时的文章“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也就是说，它们大都是为着某种明确的目的而作，意在发表政见，陈说主张，并非专事翰藻，以为勋绩。因此，他们的政论朴质无华，尽管时有反复申说、喋喋不休之憾，却决无矫揉造作、文浮词艳之病。

这当然并非说先秦散文毫无文采可观，所谓“质而不文”，只是就其中政论文的主要倾向而言罢了。诚如孔子所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为了说动听者，折服对手，还必须适当讲究文采。于是他们在论说中自觉地借助于形象的威力，用形象化的语言，激动人心的史实或引人入胜的寓言故事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

力。所谓“深于比兴”、“深于取象”便是指这种特点。这是
在现实生活中吸取了营养，于实践中增长智慧之后才能运
用的艺术手法。这种手法给本来抽象而枯燥的论说注入了
活力。

本书遴选先秦散文中的政论作品，不以是否富于文采
为选文标准，故凡属政论色彩较浓者，史文诸子，均所采择。
本书的部分译文参考了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译、注本，如《尚
书译注》、《左传译文》、《论语译注》、《老子新译》、《孟子译
注》、《荀子新注》等，谨此郑重声明，并深致谢意。

由于选译者学识有限，此书在选目、前言、注释、译文以
及作者介绍、篇目说明中不妥甚至错谬之处，在所难免，诚
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熊宪光

1983.1.13.于重庆北碚

目次

前 言

尚 书	1
盘庚上(商书)	1
无 逸(周书)	5
左 传	10
季梁论民为神之主(桓公六年)	11
师旷论卫人出其君(襄公十四年)	14
子产不毁乡校(襄公三十一年)	16
晏婴、叔向论齐晋季世(昭公三年)	18
子产、孔子论为政宽猛(昭公二十年)	21
晏婴论礼可以为国(昭公二十六年)	23
国 语	26
邵公论弭谤(周语上)	26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周语下)	29
敬姜论劳逸(鲁语下)	32
战国策	36
范子因王稽入秦(秦策三)	36
颜闾论士贵王贱(齐策四)	39

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楚策一)	44
赵武灵王论胡服骑射(赵策二)	49
论 语	62
论为政(为政篇、颜渊篇)	63
论正名、正身(子路篇)	65
论季氏将伐颛臾(季氏篇)	67
论尊五美、屏四恶(尧曰篇)	69
墨 子	72
尚贤上	73
兼爱上	78
老 子	82
不尚贤(三章)	83
民之饥(七十五章)	84
天之道(七十七章)	84
小国寡民(八十章)	85
孟 子	87
论王道、仁政(梁惠王上)	88
论天时、地利、人和(公孙丑下)	96
论井田制(滕文公上)	98
论行先王之道(离娄上)	102
论民为贵(尽心下)	104
庄 子	106
马 蹄	107
胠 篋	111
管 子	120
牧 民	120

商君书	127
更 法	127
荀 子	132
王 制	133
富 国	155
韩非子	177
主 道	178
定 法	182
五 蠹	188
吕氏春秋	210
察 今	211
观 世	215
礼 记	221
礼 运	221

尚 书

【作者介绍】

《尚书》又称《书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据《汉书·艺文志》说，原有一百篇，经孔子所编纂，并为它作了序，说明它的写作意图，但不可信。可以认为，这部文献大体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治论文的选编。

从汉代以来，《尚书》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是秦始皇焚书之后由汉初经师所保存，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古文则是汉武帝时陆续发现，用战国时文字写成的古本。古本较今本多十六篇，后来都亡逸了。东晋时梅赜献出《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其中多于《今文尚书》的二十五篇实属伪造，断不可信。就是《今文尚书》中也有一些篇章形成于战国时代，不能看作真正的虞、夏之书。

《尚书》不但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的重要文献资料，而且是我国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说的散文集。它为后代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盘 庚 上(商书)

【篇目说明】

《盘庚》三篇，是《尚书》中史料价值较高的作品。三篇的内容都是有关殷王盘庚迁都的事情，记叙了迁都前后盘庚对贵戚近臣、庶民百姓所发布的谈话和命令。《盘庚上》即是盘庚对贵戚近臣的谈话。他在谈话中严厉训斥了他们贪图安逸不愿迁徙的行为。

【正文】

盘庚⁽¹⁾迁于殷⁽²⁾，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yí 宜)。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shěn 审)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niè 聂)，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zhǐ 指)绥四方。”

盘庚教(xiào 效)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zhēn 珍)！”王命众，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nì 逆)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guō 郭)，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穡(sè 色)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迹，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jì 计)。”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guǐ 鬼)，

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辜其恫(dòng洞)，汝悔身何及！相时恤(xiān先)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zhèn阵)，而胥劓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迳(ěr尔)，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迟任^{〔3〕}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jì记)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

“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

“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共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注释】

〔1〕 盘庚，商朝的第十代君王。

〔2〕 殷，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后世称为殷墟。

〔3〕 迟任，古代的贤人。

【译文】

盘庚迁都到殷，臣民们不愿进住新邑，因此，盘庚叫来那些贵戚大臣一道去向臣民们下达自己的意见。他说：“我带你们迁居到这里，是为了重视我的臣民的生命，不使你们完全遭到杀害。如果大家不能互相救助以求生存，即使占卜而后详加考究又将如何呢？按照先王的制度，必须恭恭敬敬地顺从天命，不能长久地安居在一个地

方。正由于不能长久地安居在一个地方，所以从立国到现在，已经迁居了五处。如果我们不继承先王的遗志，不了解上天的决意，那还能继承先王的大业么？正如伐倒的树木上可以长出新芽，上天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在这新邑长久地繁衍下去，要我们在这里继续复兴先王的大业，安定四方。”

盘庚觉察到臣民不愿迁居，是在位大臣以浮言鼓动的结果，于是想用先王的制度来整顿法纪，他说：“谁也不许隐瞒我所规诫小民的谈话！”他于是命令群臣都到王庭上来，对他们说：“来吧，你们大家，我要告诫你们，教训你们，为了去掉你们的私心，不让你们傲慢放纵而贪享安逸。从前我们的先王，也总是想到任用世家旧臣，共同管理政事。凡是先王所发布的政令，他们完全下达，不敢隐匿王的旨意。因此，先王对他们非常敬重；他们也没有什么越轨的语言，因而人民的表现都大有好转。如今你们吵吵嚷嚷起来申述险邪浮夸的意见，我不知道你们喧嚣争辩的是些什么！”

“我没有自行荒废这样的美德，你们却隐藏了我对百姓的好意秘而不宣，对我毫不畏惧。我对你们了解得就象看火一样清楚，如果我任你们放肆，就是我的谋虑不周了。”

“正如把网结在纲上，才会有条不紊；又如农夫种田力耕，才能获得好收成。你们要能除掉自己的私心，给人民带来实际的恩惠，以至于亲戚朋友，那么，你们才敢大胆声言你们积了德。如果你们不怕远远近近的人民都为了你们而遭受大害，放任懒惰，心安理得，不辛勤劳作，不努力耕种庄稼，那将没黍稷食粮可收获了。”

“你们不把我的好话向百姓宣布，那是你们自招祸害，等到你们所做的坏事败露出来，那就必将给你们自身带来祸灾。你们既然引导人民干了坏事，当然该由你们自己承担痛苦。到了那时，你们要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们看这些普通小民还都顾及我所规诫的话，他们唯恐乱说错话，何况我操纵着你们的生杀之权，为什么你们倒不畏惧呢？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报告，竟胆敢用浮言去煽动人心呢？我就担心人心波动，这好象大火在原野上燃烧，谁也不能够接近，那还能够扑灭它吗？这都是由于你们的行为不善所造成的，并非我有什

么过错。

“迟任曾经说过：‘用人应专用世家旧臣，使用器具却不用旧的而用新的。’从前我的先王和你们的前辈，大家在一起共同过着安乐而勤劳的生活，要仍是那样，我怎敢对你们动用非常的刑罚呢？如果你们能够继承祖先的勤劳传统，我决不会掩盖你们的美德。现在我要大祭先王，你们的祖先也~~要~~跟着一道受祭，是受福还是受灾，这要由先王和你们的祖先来处置，我也不敢动用非分的刑罚和赏赐。”

“我告诉你们成事的艰难，好比射箭，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你们不许欺侮上年纪的人，也不许轻视年幼的人，你们要各自长久地安于新居，勤奋地使出你们的力量，听从我一人的安排。无论远近亲疏，都一律对待，用刑罚惩治，打击他的恶行；用爵禄赏赐，表彰他的善行。国家治理好了，是你们大家的功劳；国家治理得不好，是我一人的过失。”

“你们要把我讲的话互相转告，从今以后，各自努力做好自己份内的事，规规矩矩，安于职守，不许胡说八道。否则，惩罚落到你们的身上，那就后悔莫及了！”

无 逸(周书)

【篇目说明】

据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说，周公在成王年长之后，怕他安于荒淫享乐，因而作《无逸》以为告诫。所谓“无逸”，就是说“不要贪求安逸享受”。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告诫成王应以勤于国事的先王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而以荒淫的昏君作为警戒，从中吸取兴亡教训。文中总结了殷商的统治经验，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这篇文章中心突出，条理分明，层次清楚，富于感情色彩，在《尚书》中是非常出色的一篇作品。

【正文】

周公⁽¹⁾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²⁾，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zhī之)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³⁾，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⁴⁾，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齔(guān官)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⁵⁾，克自抑畏；文王⁽⁶⁾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yì义)恭，怀保小民，惠鲜齔寡。自朝至于日中昃(zè仄)，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sì寺)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qiān千)。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xù序)于酒德哉！”